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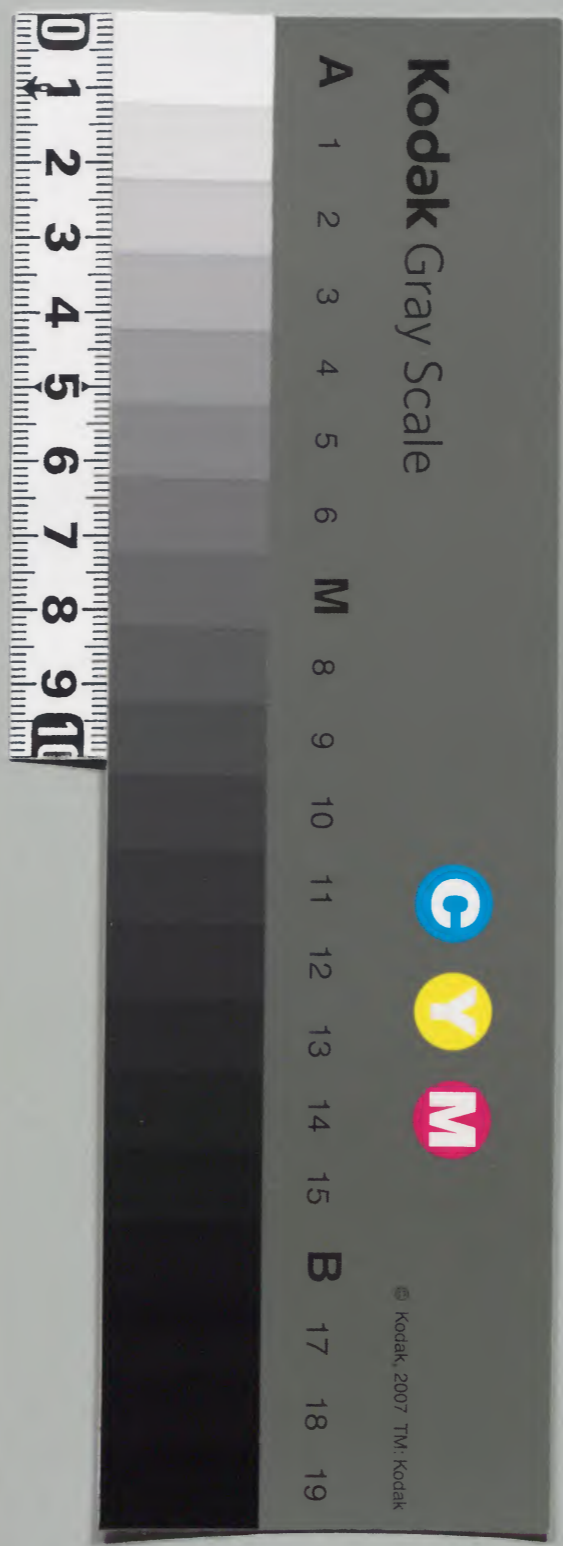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五  
 一  
 二  
 一  
 四  
 八  
 八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五  
 一  
 三  
 八  
 三  
 冊  
 號  
 類

傳記  
 四ノ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28
冊數	3 ( 1 )
函號	287 124

287-124



伊洛淵源錄新增序

淺草文庫

聖賢之道達而推行於民則爲善治窮而講明於已則爲正學所謂道統之傳不外是也粵自書契肇興斯道自堯而始大箸堯以是傳於舜舜以是傳於禹禹以是傳於湯湯以是傳於文武周公周公沒而聖道不行於世天下遂不復知有善治矣孔子以生知大聖而不得位乃與其徒講明是道刪述六經遂集群聖之大成而斯道之統以續故論語於篇終備載堯舜湯武之事蓋以明聖學之所傳實淵源於堯舜也孔子之道惟顏子曾子得之爲最深其後曾子則

傳於子思子思復傳於孟子故孟子於七篇之中亦  
歷序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蓋亦以明其所傳實  
淵源於孔子也孟子沒而其傳遂泯則千載之下不  
復知有正學矣至宋濂溪周子始超然獨詣而發其  
精微之奧於圖書當其時則有河南二程夫子實得  
其學而益擴以廣故子朱子著伊洛淵源錄一編備  
載其師友之所講明傳授與其見於言行政事之間  
者所以著明其上承孔孟之統下啓闕閩之傳其亦  
論孟終篇所序之意與南京戶科給事中豐城楊君  
方震蚤知慕尚正學其於是錄留意有年矣因其間

有朱子所欲刪改而未之及者稍加更定復采朱子  
文集語錄有論及篇內諸賢事迹者各增入本錄之  
後蓋欲使學者一覽而盡得其爲入之實法其所可  
法而戒其所可戒其用心亦勤矣哉旣嘗序其顛末  
而登於梓復走書謂仲昭曰願丐一言以發明伊洛  
之傳并示學者門戶路徑明白親切庶幾有補也仲  
昭雖竊有志於是而未知其指歸方切望洋之嘆其  
奚敢言然嘗觀朱子之答呂成公有曰舊讀程子之  
書而未得其要比因誦其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  
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此朱子爲

學者抽關啟鑰要切之言吾黨之士能從事於此而有得焉則爲聖爲賢皆由於此達則行之以善其治窮則守之以善其身庶其不負朱子編錄之意矣而揚君所以期望於後學者意其在此故特舉之以復其請并與吾黨有志之士共勗焉

弘治丙辰閏二月庚申後學莆田黃仲昭序

伊洛淵源錄新增序

晦菴先生所編伊洛淵源錄自孟子以來道學宗派具見于此庶嘗觀先生答呂東萊書則其爲錄去取凡例悉有深意而完細大旨初無遺憾焉者俚其間謂呂原明學佛事不必載而卒載之又謂呂晉伯和叔事不當附而卒附之正以錄成而未及於更定耳然此豈惟先生之論庶固有疑於是矣因謂先生之爲此錄既有未盡之意不若取先生平日之言有及於伊洛者并以附之庶幾讀者有所折衷而不昧於從違之間也用是輒採先生文集語錄中議論增入

各條之下而於晉伯和叔事亦別出之舊題藍田呂氏兄弟亦借去之而於寶文宣義正字之上各加呂字做程張先生兄弟例既成因序其所以至於不爲入耳出口亦竊欲與吾黨之士勉焉而不敢負大賢編集之意云豐城楊庶序

伊洛淵源錄新增目錄

卷第一

濂溪先生

卷第二

明道先生

卷第三

明道先生

卷第四

伊川先生

卷第五

康節先生

卷第六

橫渠先生

御史張戩

卷第七

侍講呂希哲

內翰范祖禹

學士楊國寶

給事朱光庭

卷第八

博士劉絢

校書李籲

寶文呂大忠

宣義呂大鈞

正字呂大臨

卷第九

博士蘇軾

學士謝良佐

察院游酢

卷第十

伊洛淵源錄 卷之目錄

文靖公楊時

楊迪

卷第十一

起居劉安節

侍講尹焞

卷第十二

學士張繹

殿院馬伸

學士侯仲良

著作王 璠

卷第十三

文定公胡安國

卷第十四

端明王巖叟

承議劉 主之

林大節

張闕中

馮理

鮑若雨

周孚先

伊洛淵源錄 卷之目錄

伊洛淵源錄

唐棣

謝天申

潘旻

陳經正

李處遜

孟厚

范文甫

暢中伯

李朴

卷之三 暢六隱

郭忠孝

周行巳

尚書邢恕

伊洛淵源錄新增目錄畢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一 豐城楊庶

濂溪先生

事狀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願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眾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

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  
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  
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  
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  
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  
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  
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  
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一子往受學焉及  
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  
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

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  
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一子即所謂河南一先生  
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  
苛刻吏無敢相與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  
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  
不爲也達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  
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  
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行善政  
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  
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

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  
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  
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  
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  
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  
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  
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  
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一子往受學焉及  
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  
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

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  
先生語一年果有得而程公一子即所謂河南一先生  
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  
苛刻吏無敢相與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  
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  
不爲也達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  
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  
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行善政  
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  
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

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  
釋及守度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為乃寤執其  
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  
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  
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已  
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  
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  
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  
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復粥或不給  
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

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  
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  
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遊堅詩而  
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會中洒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  
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遺事十四條

伊川先生作其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嘗假倅南安軍獄  
椽周惇實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  
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  
授輒一薦之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河南劉立之叙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受學於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明道先生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李初平見周茂叔云其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

話二年乃覺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一本作風天小

畜卦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一年因見果知未也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聞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

心  
又曰周茂叔窓前艸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  
養邪荀子不知誠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  
公挾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向前食  
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  
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  
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待從聞茂叔名力薦之  
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啟謝正獻公云在薄官有  
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管道何弃仲農父自作  
管道齋詩序曰管道縣出郭二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  
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  
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  
也蘇黃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爲詩賦皆失本意文字傳誤  
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邢恕和叔叙述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甚早王荊公  
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

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息

新增朱子語十二條

周子通書此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若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矣見答丘子服書

先生之學之與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見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先生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歷選諸儒傳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汎掃平一之功未有高焉者也見濂溪祠記下同

先生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于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于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

先生之言其高極乎太極無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  
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曠而其實不  
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  
之無間秦漢以下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  
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

濂溪之圖書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  
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  
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  
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  
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民者

蒙諭一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  
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測窺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  
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  
樂吟風詠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  
後來二先生舉以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  
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切用之大  
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受學乃先生自  
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  
氏童蒙訓記其嘗者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  
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



而為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見與汪尚書書

通書文雖高簡體實淵懇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

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

見答何叔京書

道喪千載聖遠言埋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

圖不盡意風月無邊連艸交翠見濂溪畫像贊

大抵濂溪先生說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

當如此僭地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却有規

規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

處不脗合也見答蔡季通書

濂溪清和孔經甫祭其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

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

見矣見語錄下同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官業過人見

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骨無有

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子也

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蓋通書

人多忽略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圖書

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

耳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一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二

明道先生

行狀

伊川先生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  
遷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  
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  
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為周太  
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  
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政功顯賜第於  
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

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叙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

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十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縣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菱全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

欲再暮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  
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羨由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  
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又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  
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  
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  
官不足益以它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  
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  
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  
沿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頗陂  
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其之府

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  
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  
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  
爲營以處曰小營十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  
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斯文具則  
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  
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  
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  
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  
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

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  
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其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  
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  
中中使取一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  
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  
人持竿以粘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職  
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王簿折粘竿鄉民子弟不敢畜  
禽鳥不嚴而今行大率如此再暮就移澤州晉城令澤  
人淳厚衣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  
忠信人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五

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寡殘  
廢者責之親戚鄉黨徧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  
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  
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  
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  
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  
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  
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  
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  
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

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躑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備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官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一二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无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

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徼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辦事者或不持牒徑至進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頰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

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  
室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  
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  
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千姪不得窺其彙嘗言  
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  
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  
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  
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  
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  
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

公寢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  
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  
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  
京東轉運司剝民希罷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  
之風寢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  
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  
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  
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  
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  
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

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貴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  
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  
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  
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  
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  
事小未安必與之辯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  
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  
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  
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  
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

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死先生曰此逃死  
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  
納歸仇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  
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  
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  
笑曰彼方懼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掃決時先  
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  
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  
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  
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



任洛州錄 卷之二  
日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决堤諭士  
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决則注京城  
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  
不可塞徒勞入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决口水  
方奔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竝進晝夜  
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  
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  
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决遂又不塞數  
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為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  
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

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  
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  
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  
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  
連言往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  
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  
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局執政諭  
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  
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在先生爲治專尚寬厚  
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

局作當

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廣濟  
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  
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抽得一人  
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  
挽舟為業且蔡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  
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為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  
而先輸連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為約前科獲免者  
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是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  
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  
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

生為政常權穀價不使至其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  
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  
賴焉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  
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  
謂先生益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  
言民飢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  
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  
飢當以口之眾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  
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  
陵擾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稅奉之主吏以請先

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今有故  
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徃來境上卒不入鄰  
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  
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  
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  
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  
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徃徃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  
不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  
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旣倦於追呼又得不加  
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

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  
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  
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  
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  
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  
獄而逸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沮  
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數千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  
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  
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  
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下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

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根惜先生資稟旣異而克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效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

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以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口在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

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哲膠  
於見聞醉生愛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  
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  
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  
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  
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克其量先生教久自致知  
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  
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闢高所以  
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  
入而人易從怒入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

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  
小人以趨嚮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  
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  
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  
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  
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  
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  
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  
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  
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本有

五字子一本有三早卒字曰端懿蔡州汝陽縣王簿曰  
端本治進士業一本有四字女一本有三夭一字適假  
表務即朱純之下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  
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

門人朋友叙述并序

先克明道之葬願狀其行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  
採錄既而門人朋友爲文以叙其事述述其道學者  
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  
也而以爲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  
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

附于行狀之後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有奇一作異質明慧驚人年數  
歲即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  
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  
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  
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  
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王承與軍鄆  
縣簿永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  
爲令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  
先生擇其秀異爲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

進學者風靡。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為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生去二年，間編戶數萬，眾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為深恥。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薦為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撥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體。神宗厲精求治，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

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為。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為之愧屈，善談。大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局，以便養歸。洛從容親進，日以讀書勸學為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遊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

局作當

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先生笑曰是  
豈誣我邪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  
卑冗人爲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  
得不謹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  
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一時隆  
汚聞訖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  
學者穿窬妄作不知人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  
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  
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闕者蓋鮮况堂與乎  
先生德性克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

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有字忿厲之容  
接人温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  
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聞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  
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  
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  
復萌于胷中大中八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篋僦居洛城先  
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  
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道期于成人嫁女娶  
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已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  
期至無貲以遣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



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已以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息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已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入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高爽有奇操與先生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立立其門戶末世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恥立

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為最詳先生終繫官朔陞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膈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委曲纖細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埋沒不傳以為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摭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繁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

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主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于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於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決

判然胷中天地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富貴賤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于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為不亡矣河間邢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

鏗然恕早從先生之第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以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入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生爲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旣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筦庫以爲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

以自養其渾浩冲融而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直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數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歛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爲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爲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酒其來將大用之計至京師諸公人人歎嗟爲朝廷惜士大夫下至

伊州游記 卷之三  
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吊以爲哲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后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已晏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因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之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

至

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至於中自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見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二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間官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行鄉黨家貧蔬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賙贍族人

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教詞，要其用在也，而明於知天。其教入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知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覩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兒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文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旣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二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三

明道先生

書行狀後

游酢

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第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羗為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

懇如不及速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  
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爲一讀其書可  
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  
秘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立德  
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  
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  
不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  
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  
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  
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爲御史唐君甚渥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  
於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  
之學惟當務爲惡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顏會同  
天節官嬪專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旣言於朝又顧謂  
執政戒之執政曰官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  
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  
是時有同在羣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  
曰它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  
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  
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

奴持金詣京師習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  
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詰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  
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腴見之者信慕事之  
者革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  
越洒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  
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  
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  
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  
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  
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鄴

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  
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  
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殺之  
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  
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  
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  
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累承重先生爲  
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  
搢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鹿於法助君子使  
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



伊洛淵源錄 卷之三  
三  
廷然又幽之操確乎如石甯中之氣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禦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其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强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咏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又措之事業則佞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贊曰

天地之心其太山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隕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絛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

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  
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  
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已則  
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爭衡德不與  
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  
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  
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  
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  
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克浹見於聲  
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

懇惻弗之措也其自用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  
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  
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  
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居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  
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  
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  
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  
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  
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  
志爾

墓表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守大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大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翁頤序其所以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

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采眾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古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

贊

陳恬

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躬推以治人不為而化民靡有爭揖讓于野移之事君謹言忠謨姦邪之言感動歛歛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才躬服允

蹈本於正身惟德温温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  
洞暢古今鈞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絕倫本  
用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第方其初起天下  
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爲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  
道覺斯民矣

遺事二十七條

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都是自家體貼  
出來見上蔡語錄

先生謂學者曰賢看顯如此顯煞用工夫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

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見程

氏遺書伊川先生語

明道作縣常於左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顯每日常有  
媿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持了人見龜山語錄  
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  
之見侯子雅言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  
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  
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  
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見文

集伊川記下同

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  
在上元景温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願  
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薄乃曰非是監  
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明道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  
然問曰何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  
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  
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見遺  
書又按龜山語錄亦載此語稱周公赤鳥几几聖人蓋

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恐當以遺書為正

神宗問王安石之學如何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  
有之守約則未也見遺書下同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  
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已者  
而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不知道亦忠信人也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  
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甫  
欲去數矣其時介甫直以數事上前上去就若青苗之  
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

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亦尚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甫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且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感賢誠意却則為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華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

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群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為則是為已尚有私意在却在朝廷不干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字這裏動則於他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它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今日許大氣艷當時欲一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程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譖佞介甫以爲有才智變通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司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悻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

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見邵氏聞見錄

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先生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呂申公又詩寄溫公二詩皆見文集其意直是着着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極分明不放過一步作臺官時言新法者皆得責

明道獨除提刑辭不受改除簽判乃止見胡氏傳家錄  
元豐二年二月詔以程顥同判武學顧臨權開封府推  
官諫官李定以顥嘗爲御史論新法與臨併言罷之呂  
申公上疏略曰顥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  
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  
之體

扶溝地旱歲有永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  
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  
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  
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

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  
於扶溝開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  
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年皆未及成豈  
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  
以不敢不盡心也見庭聞彙錄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入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  
之儼然即之也温見上蔡語錄

凡詩必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尚譎諫也如東坡  
詩只是譏諷朝廷無至誠惻怛愛君之意言之安得無  
罪聞之豈足以戒乎伯淳先生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



何洛淵金 卷之三  
是輕陰又云莫愁盞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  
溫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見龜山語錄  
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作鄆縣  
主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  
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中直是好與  
曾黥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  
東窓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  
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  
到此是英雄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  
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却志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

開爲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  
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  
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  
能過化甚親切見上蔡語錄下同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  
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伯淳談詩並不下一字訓  
詁有時只轉一兩字點平聲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  
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  
下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見外書

康節邵先生作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爲一時之壯見擊壤集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外邀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爲留守程宗丞伯淳爲汝州酒官會以檄來舉哀於府既罷謂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顯以言新法不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顯獨除監司顯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

丞曰司馬君實召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失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爾旣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宗丞爲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事時范醇夫朱公揆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驗故表而出之見邵氏聞見錄

先生墓誌韓公持國撰孫公曼叔書見文集然誌文作

不傳於世韓氏家集經亂而不存矣

或問明道於富韓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見

涪陵記善錄

陳忠肅公嘗作責沉文送其姪孫淵幾叟云葉公沉諸  
梁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  
而不知且乎子路之不對也予元豐乙亥夏為禮部貢  
院點檢官適與按書即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  
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又  
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  
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媿見陳忠肅公

集范公遺事云自是無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而後讀之

新增

墓誌銘

伯淳姓程氏諱顯其先有為周太司馬者曰喬伯封  
於程後遂以為氏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有功太宗  
朝賜第室京師居再世遷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  
而秀爽異於常兒才數歲誦詩書強記絕入故戶部  
侍郎彭公季長一見異之遂許妻以女舉進士中第  
調京兆府鄠縣主簿有石佛像浮屠歲傳佛首放光

則遠近男女晝夜集會觀不止爲縣者畏其神莫敢  
禁先生始至詰其徒曰吾聞石像歲現光有諸曰然  
戒之曰光現必先告我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  
有光矣府境大水諸縣倉卒與役皆狼狽失措置惟  
先生所治飲食菱舍無一不具時暑甚役人病多死  
獨鄆人無死者監司欲薦之問其所欲先生答以薦  
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避親嫌移江寧上元  
縣王薄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先生爲令畫法民不  
知擾而稅遂均會令罷攝邑事牒訴日不減三二百  
數先生處之不閑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賴塘坡

以溉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言之府稟  
之監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稿矣救民  
獲罪所不辭也遽發民塞之歲則大穰仁宗升遐遺  
制官吏成服三日除三日且知府事王贄率郡官將  
釋服先生進曰請盡今日贄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  
之某悲至夜不敢釋一府視君亦莫敢除移澤州晉  
城縣令民以事至庭下者必教之以事父兄奉長上  
之道暇則親至諸鄉校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者  
爲正其章句置師不善則易之初俗甚野不知爲學  
後數年服儒衣冠者遂衆鄉里遠近爲伍保使之力

且作三

役相助患難相卹姦偽無所容孤寡老病者責親黨  
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二年盜  
無剽劫民無鬪死者河東路財賦不克官有科買則  
物價騰踴歲爲民患先生度所須使富家預儲其物  
定價而出之富家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才十二  
三鄉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  
者至則告以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諒君之誠  
亦不問先時民憚差役鄉鄰往往爲讎先生盡得民  
產厚薄按籍而命之莫有辭者義勇常以農隙講事  
然但文具而已先生至晉城民遂爲精兵用薦者改

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晦叔薦授太子中允  
權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先生名陛  
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一二見遂期以顯用前後進說  
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嘗言人主當防未  
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時王荆公爲  
宰相多所措置先生每進見必爲上陳君道以至誠  
仁愛爲本不當及功利又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  
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有此言非天下福  
也章數十上論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賣祠部牒  
青苗取息提舉官多非其人命出不由門下興利之

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荆公雖與先生異論而嘗曰  
君以忠信言既數不用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  
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差權發遣西京  
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當賜  
顯黜請罪而獲遷失刑賞矣改差僉書鎮寧軍節度  
判官事河清卒法不他役時中貴人程昉爲外都水  
怙勢凌轢欲盡取諸壩兵治二股河先生拒以法昉  
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衆不勝役潰而  
歸城吏來報一府相視畏昉不敢納先生曰此逃死  
自歸休三日而復役曹村決先生方護小吳壩知州

軍事劉渙以惡告先生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決京  
師可慮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兩兵見付  
事或未集公當率禁兵繼之徑走壩下諭士卒曰朝  
廷養爾曹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在京師乎吾與  
爾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決口將合先生謂衆曰  
得彼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已木遂橫衆以爲至  
誠所致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可以去矣遂求監  
臨得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君未嘗叙年勞遷秩  
特改大常丞其後禁屋見有詔求直言先生極論時  
政語甚切直還朝差知扶溝縣事廣濟河出縣境瀕

河茲民不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  
數十以立威先生始至捕一人使列其黨得數十輩  
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姦  
不變者自是焚舟之患遂絕畿縣民苦稅重歲常以  
赦獲蠲免然良農輸卒以時而稽故獲免者皆頑民  
先生與之約前獲免者後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  
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三  
請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諸邑賴以皆免水災民飢  
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而鄰  
邑令遽自陳穀且登無可貸使至謂先生曰益亦自

陳先生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餓者以濟司農益  
怒視資籍而所賦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  
以口而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已  
內侍都知王中正行按保甲所至官吏多見慢辱諸  
邑供帳競務華潔以悅其意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  
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帳可用  
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竊盜  
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且薄汝過盜叩首願自新後  
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吾與太丞約不  
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官制行改奉議郎朝

延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于頃往往持累世券契  
自明詔改稅作租許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以爲  
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  
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糞田則  
失業死矣因爲言使者當以仁厚爲心不可便已以  
害人官感動謝曰寧受責不可違公命遂去之他邑  
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更赦猶以特旨罷先生邑  
事邑人詣開封及司農丐留者以千數先生之去縣  
不使人知老婦追及境上攀挽號哭不肯去以親老  
求析資便養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

卽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  
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吊以  
朝廷失賢者爲恨父珣太中大夫致仕時年八十母  
侯氏壽安縣君妻彭氏仁和縣君皆先君以卒五子  
三早卒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舉進士四  
女三天一適假承務卽朱純之下得卒之歲十月乙  
酉葬于伊川之先塋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浮屠老  
子莊列莫不思索究極以知其義而卒宅於吾聖人  
之道其持已清峻若不可及而與人甚恕而溫論治  
道卓乎至於無能名而應世接物莫不曲盡其宜苟



善於君矣爵祿可捨也苟利於民矣法禁不避也自  
元豐以來論賢士大夫宜在天子左右者君必與焉  
先生之罷扶溝貧無以家至潁昌而寓止焉大夫以  
清德退居第願正叔樂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  
養無違志閨門之內雍肅如禮家無儋石之儲而愉  
愉也予方守潁昌遂得從先生遊先生不以老耄棄  
我周旋啓告所以爲益良厚故於其亡也哭之加哀  
而銘不以辭銘曰

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蓋不知義不足以立命不知  
命不足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內外大小率所言所  
事一出於正雖貴勢豪力不爲少變嗚呼其處義命  
可謂兼之矣

廉按韓持國所撰墓誌收東萊文鑑中今盛傳于  
世近年休寧程學士編新安文獻志謂程氏家譜  
實載此篇又云秘閣亦有韓集謂朱子一時求之  
未盡至於文鑑所載未嘗言之則學士亦有所遺  
矣今以二本參校附錄于此然韓氏雖知尊信先  
生而於先生之學術道德未必盡知也後之學者  
先觀伊川季先生之行狀次及門人之所叙述而  
後及於此誌可也

新增朱子語五條

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為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見明道畫像贊

明道教人靜坐蓋為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

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見答張元德書

廣按靜坐之說明道嘗舉以告上蔡而伊川每見人靜坐亦歎其善學但伊川又謂才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不用靜字只用敬字則已慮靜之為有偏矣惟明道他日復謂性靜者可以為學則夫朱子獨言明道教人靜坐者豈非靜在明道則屢言之在伊川則雖言之而復不以為然乎要之明道言靜即敬字之義伊川恐學者未悟故加別白焉其後如龜山如豫章如延平一派皆於靜中觀喜

伊洛淵源錄 卷之三  
怒哀樂未發氣象而上蔡亦謂多著辭不妨此豈  
非明道之教乎至和靖始終一箇敬字做去豈非  
伊川之教乎

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見語錄下同

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再見渡  
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  
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三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四

伊川先生

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  
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  
見語錄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  
見哲宗徽宗實錄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  
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切且乞  
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大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  
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

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  
自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見呂氏  
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大中  
公  
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俗人見涪陵記善錄治平熙寧  
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案呂  
申公家傳云公判大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爲  
大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  
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  
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  
進取往來大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

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  
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  
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  
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  
頤爲稱首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  
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  
見哲宗徽宗實錄案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  
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  
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  
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

化又案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願道  
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  
徹不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願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  
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  
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願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  
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  
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搏种放高  
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願之賢搏放未必能過之願之道  
則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  
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

乞訪問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願以言  
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間以言乎德則并包  
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傳通古今而無一  
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  
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  
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  
京國子監教授見寶錄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  
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願學極聖人之精微  
行全君子之純精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  
復起願而用之願趨召以來待召闕下四方俊乂莫不

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  
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  
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  
則所得不獨願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  
招而為朝廷出矣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  
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  
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願京官仍與校書郎  
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  
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召見之  
試以一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

願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闔天下  
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助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  
願然非為願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  
以官則願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  
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  
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二事其一  
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  
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  
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  
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

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  
 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  
 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  
 子三道見文集又案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  
 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  
 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克崇政殿  
 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  
 先生奏言輔導少王不宜踈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  
 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  
 差同孫覺願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

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日使  
 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  
 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  
 銜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  
 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  
 實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  
 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  
 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太至急為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  
 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

董陶成就聖德今間一日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  
 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朝夕承弼之  
 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  
 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  
 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恭  
 悅憚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  
 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大皇太后時一臨之  
 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  
 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  
 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

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入之  
 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揚時曰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  
 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官如鼓院漆院之  
 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  
 它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  
 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  
 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  
 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  
 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  
 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



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  
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竝是  
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  
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  
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王上知見臣職當輔  
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  
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  
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  
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  
乃復言曰陋巷之七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

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  
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  
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  
而哲宗亦常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  
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  
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路  
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  
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儼視路公之恭孰爲得  
失先生曰路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  
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聞見錄嘗聞上在宮

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  
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  
見語錄二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  
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鄉所編劉  
諫議語且云温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  
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潘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  
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  
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  
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  
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

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  
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  
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  
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  
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尉或問之先生  
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  
乎見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  
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  
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  
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

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  
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爲誹詆  
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  
中所撰集序又案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  
未嘗假以辭色又案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  
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于於是  
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吊喪坐客有難之曰  
于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  
往吊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  
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公供素饌

于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  
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于瞻令其肉食曰爲劉氏  
者左祖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祭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  
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饌然  
以麤糲遂輪爲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  
程正叔以食肉爲非是議爲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  
范淳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于瞻因以鄙語戲正  
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  
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  
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

酢為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  
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案劉諫議盡言集  
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一日赴講會上瘡疹  
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請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  
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  
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  
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  
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  
諫騰口聞亂以償恩讎致而并日為五鬼之魁請放還  
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

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  
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  
駁文仲所論宋光遼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  
稱然蠢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為  
小人所給憤鬱嘔血而死案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為  
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  
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  
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希濶之美事  
而繼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  
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

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聰也願在經進切於皇帝陛下  
進軍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艸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之相  
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願大臣佞大邪貪  
竊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願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  
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  
庭賈易皆素推伏願之經術故不知者指以爲願黨陛  
下慎擇經進之官如願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  
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願也臣又欲爲願一言懷之累  
年猶豫不果使願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  
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願勸講必有輔聖明

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  
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  
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  
月丁大中入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  
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  
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  
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願在經進歸其  
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  
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願竟爲蜀黨所擠今又適  
軾弟轍執政財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

願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  
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  
勾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華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  
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  
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  
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  
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  
知天焉用无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  
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即任  
便居住制見曲阜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

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即權判西京國子  
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華醫計既而供職門  
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  
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  
焉然後惟吾所欲爾見又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  
云此除乃李邦右范彝叟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  
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  
監此職不夕即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  
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已  
追所復官云叙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

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學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  
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設行惑亂衆聽而尹焞  
張繹爲之羽翼與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藉  
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  
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即致仕見  
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  
曰自量精力不兼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  
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  
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  
先生之學者必觀此是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自

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二  
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  
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  
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  
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  
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  
尊嚴師道者吾翁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  
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揆見明道于汝州  
踰月而歸語人曰光遠在春風中坐一月游定夫楊  
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自二子立侍不敢去

又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  
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  
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  
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乃用於元祐間  
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  
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  
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  
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  
見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易不  
為狃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吊喪誦萃經

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紉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  
必潔大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在悉力營辦  
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  
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乏處大  
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  
通變不足于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士錢以鐵舊矣  
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于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  
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  
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  
之大計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



變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  
口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日將累人  
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寧  
復祖宗之舊伊川日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  
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此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  
矣

### 祭文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于利害而禮  
義以爲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一作於世而衆乃  
以爲迂也惟尚德者以爲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爲

也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  
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合一作道會泯然無際無欲可  
以係羈今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生意以爲言一作知言者  
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  
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作某等不得而名也伊  
言者反以爲病今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一作  
維以爲高今日日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  
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於數或觀于禮學者趣  
之一作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  
死其乃已自某之見一作某等受教七年于茲今學化

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今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  
今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  
有弗字見于文字者有十分之心繪于丹青者有七分  
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儀或可推而今而  
後將築室于伊雒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一  
本無吾字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可得而聞也  
一本上有某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  
生惟與二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亦當字洗心去智格  
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為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  
志一作某等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誅而

後微然而山頽梁壞何以寄情凄風一掃天敬祖于遊百  
年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  
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惇四人乙夜有素衣白  
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  
而薄暮出城是以後又案語錄云先生以易傳  
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以祭  
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節畧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

久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下次遂起羣布  
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  
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  
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  
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  
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  
楊時劉安節許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  
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  
莫能別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士子年臣嘗至行  
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曰伊川之

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  
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  
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  
深加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  
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  
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  
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  
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  
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  
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

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又矣自顧兄翁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願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願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讖豈其文也哉願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于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

必不願也其餘則亦與入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願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厄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願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合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

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辭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  
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  
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  
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  
小補之哉

遺事二十一條

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非明  
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  
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願不及家兒處蓋明道和易人  
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尹焞云亦嘗聞先生言

之見涪陵記善錄

韓持國與二先生善韓在穎昌欲屈致之預戒諸子姪  
使治一室至於修治窓戶皆使親爲之二先生至暇日  
與持國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  
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  
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聞之持國之子宗質  
彬叔云見初寬錄尹和靖語

伊川先生居經筵建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  
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倘人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  
必使經筵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

則應時諫正呂申公曰王少非可為之時也伊川曰正

可為也責不在人主而人臣當任之耳見進聞葉錄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一日使羿立于其旁道之以發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捨羿不恤也願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見遺書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為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

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富鄭公司馬温公居鄉里无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為當時禮敬如此見涪陵記善錄伊川與韓持國善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願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穎昌見韓持國乃往造焉又留穎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楮一重二千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

戒試啓之先生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為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止為此耳再三謝過而別見祁寬錄尹和靖語

呂汲公以百緡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為已甚故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願者以願貪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願貪也天下會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見遺書下同

殿帥苗履見先生於陵下時先生方辭西監之命履問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先生曰且如山陵事苟得重處雖永安尉可也

先生嘗說願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願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此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人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

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取陳長方見尹子  
六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為不滿意焚之矣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八分後  
來被召入朝既在朝時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秘書既  
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  
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  
去以願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  
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  
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川才出見  
便請上轎先生欲畧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  
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  
贐金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先生臨行時諸公贐  
行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為不受先生曰與願相知即  
可受渠是時已與願不相知豈可受耶見涪陟記善錄  
伊川先生言昔賤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  
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  
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爾父  
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  
徑去不顧見邵氏聞見錄下同



伊川先生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冲  
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秘閣皆  
辭之黨禍起責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  
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

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入門弟子請益有及  
易書者方命一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  
子非所請不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  
疑先生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

呂堅中所錄尹和靖語

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

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見遺書下

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二十而衰盛四十五而  
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因請  
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  
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焯年二十方登先生之門被教誨諄諄嘗得宋公揆所  
論雜說呈先生問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  
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願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願  
心只是記得他意焯自是不敢復讀且涪陵記善錄及

尹公跋夏斐所藏語錄後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又有歸者或問曰學者又從學于門誰是最有得者伊川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个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駭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胡文定公曰安國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証願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

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嘗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穎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具見胡文定公集伊川常服墜袍高帽簷劣半寸一本云帽楹八寸簷半寸四直

繫條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見外書

伊川常愛衣皂或慄褐紬襖其袖如常人所戴紗巾背  
後望之如鍾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不知  
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袖方頂何謂見祀寬所錄尹  
和靖語

新增朱子語十四條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  
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見伊川畫像贊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

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明道之言一見便好  
又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  
又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明道渾然  
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見答張敬  
夫書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  
見答劉子澄書

明道伊川論性疎密固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  
處明道直是渾然大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止似文  
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論漢一祖也見

朱子語類卷之四十一 禮儀一 七

答孫季和書

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

見答何叔京書

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實用，力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見答董叔重書

明道語宋大伊川語親切。見語錄下同

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

孟子却不能到。

今之想祿，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想祿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少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

二程資稟高潔，澤不大段用工夫。

二程教學者，所以只說一箇敬字，正是欲無智愚賢不肖，皆得力耳。又曰：此一服藥，人人皆可服服之，便有效，只是自不肯服耳。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方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聳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上推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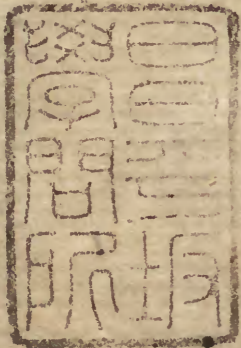
廣按提撥敬字以教人乃明道伊川指示學者路徑處朱子既曰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復曰二程教學者只說一箇敬字而此乃曰濂溪說無欲伊川說敬字而獨遺明道何歟蓋涵養須用敬入道莫如敬皆自伊川發之考之遺書諸凡言敬明道

伊川伊川九故朱子此段以言敬歸之伊川也然二先生之道雖不言敬不害其為同而況於亦言之乎

文政四年己丑月八日校畢

福知瀨  
江月圻  
友野瑛  
細井謨  
全校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四



野原清沙金... 伊予清沙金... 卷之四... 十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文政辛巳

106  
477

